

殷墟式牙璋初探

赵孟坤¹ 刘忠伏² 何毓灵² 邓 聪^{1*}

1.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山东 青岛 26600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005

Abstract: A uniquely styled late Shang-period Yazhang was recently unearthed at the Anyang Sports School. This artifact can be examined alongside comparable examples discovered at the Wangchenggang Site at Nanyang, the Yuehe Site at Tongbai, and the Jinsha Site at Chengdu, as well as related pieces now housed in overseas museums. Together, these Yazhang constitute a distinctive group characterized by black or grayish-brown jade material and a particular arrangement of Feiya (tooth-shaped protrusion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designation “Yinxu-style Yazhang” for this group. Through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individual specimens, including both their shared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istic differences, it can be generally concluded that the “Yinxu-style Yazhang” was prevalent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By this time, the jade Ge had already assumed a central role within the jade ritual system of central China. The newly discovered Yinxu Yazhang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underly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ymbolic form.

Keywords: Yinxu site, Yazhang, stylistic analysis, cultural evolution

摘要: 近年在安阳体育学校出土一件风格独特的晚商牙璋, 可与南阳望城岗、桐柏月河及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类似器物, 及流散至海外部分博物馆的同类器一起讨论。这些牙璋以或黑或灰褐的玉质颜色、特殊的扉牙排列形式等特点自成一系, 尝试命名为“殷墟式牙璋”。对这类牙璋逐一分析, 总结其性质特征并分辨之间差异, 基本确定“殷墟式牙璋”流行于商周之交。而当时中原地区玉礼制体系中, 玉戈已占核心地位, 此次发现的殷墟牙璋, 为这种礼器背后承载的文化思想演进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

关键词: 殷墟遗址; 牙璋; 风格分析; 文化演进

殷墟妇好墓中有一件原报告称为“Ⅲ式玉圭”的片状玉器, 编号为M5:579^[1], 夏鼐先生厘定为“刀形端刃器”^[2], 这便是学界熟知的殷墟牙璋。但这件牙璋仅存端刃到本体上半部分的残段, 难以进行风格讨论。2024年12月及2025年5月, 笔者两次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博物馆新馆考察, 对一件2008年出土于安阳体育学校的石

璋^[3]进行了观察。

今日“牙璋”之定名始于清末吴大澂的《古玉图考》^[4], 将“首似刀, 而两旁无刃……有旁出之牙”的古玉称为牙璋。《周礼·典瑞》及《考工记·玉人》中关于牙璋“起军旅、治兵守”作用的记载能否和吴氏命名的古玉“牙璋”相提并论? 考古学者对此已有较多探讨^[5], 一直难有定

*邓聪为本文通讯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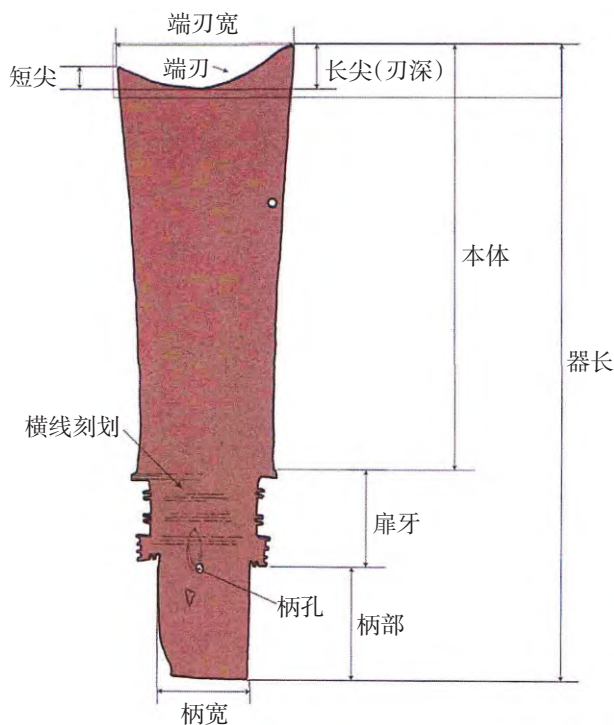
结。对于《周礼》的成书年代,学界也有周公、西周、战国、汉初及刘歆伪造等多种说法,据此推测,这件在殷商王朝末期被使用、下葬的牙璋,可能为商末周初之人所见识、流传。殷墟铁三路 M89 曾出土一件铜觚有铭文(族徽)“𠂔”,“应表现商周时期玉质牙璋之形”^[6]。这说明在商周之际社会的意识中仍有牙璋的确切形象存在,那么吴大澂厘定牙璋与《周礼》中“起军旅、治兵守”功能相关,不一定是无稽之谈。此为牙璋讨论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

安阳体育学校出土牙璋有几处显著的特点,可归纳为一种特殊的风格,见此风格的牙璋能够明确出土地点的仅见安阳殷墟、成都金沙及南阳望城岗和桐柏月河四处遗址,另有几件早年流散至海外部分博物馆,出土时地无从考证。我们尝试把这些牙璋定义为“殷墟式牙璋”,与各方家讨论。以下首先就安阳体育学校出土牙璋做形制分析。

一 安阳体育学校出土牙璋与“D状兽头饰牙璋”

不同时期的牙璋,形态上有明显的变化,但从上而下,都可分为本体、扉牙和柄部三部分。端刃依歧尖的高低,分为长短尖,偏刃的一方可作为牙璋正面,扉牙以下为柄部,大部分柄上有孔,扉牙据不同特征,也可再作分类^[7]。牙璋各部位描述和测量,以二里头 1980 V M3:4 为例表示(图一),用以参考。

安阳体育学校出土牙璋发现于约当殷墟四期的地层中,器身呈黑色(图二),现存状态长 28.8 厘米,刃端宽 7.5 厘米,柄端宽 4.36 厘米,本体厚 0.74 厘米,扉牙部分长 3.51 厘米。此牙璋整体扁平,端部有刃,双面磨刃,有长期使用形成的纷乱线状摩擦痕,且因磨损造成刃缘后退。现存的刃部是再生研磨形成的近似“平头形”,刃部和本体的分界线弯曲不规则,并有新的使用后的细微破裂面。(图三)估计原长当在 30 厘米以上。本体从刃部到中部逐渐收窄,又向扉牙处稍有变宽。扉牙以阑部的凸齿开始,中间是两组细



图一 二里头 1980 V M3:4 牙璋各部位名称

小的对齿,最下方又有一颗较大的凸齿,若以柄部为先,扉牙排列呈“1-②-②-1”的形状,显然受到二里头时期牙璋扉牙排列方式的影响。扉牙部分有四组直线刻划纹贯通左右,由上而下每组刻划纹数量为 2-3-3-1 条。柄部直方形,与扉牙交界处的中部有一圆形穿孔,柄宽相较扉牙宽再内收,于是形成郑光所言的“侧呈三台阶”^[8]状结构,也是二里头时期牙璋才开始有的特点。故这件牙璋的制作年代必然不早于二里头。

不同时期的牙璋依据扉牙、整体形态的变化,可以划分不同类型。林巳奈夫把“骨铲形玉



图二 安阳体育学校出土牙璋正、反面



图三 安阳体育学校出土牙璋端刃使用痕及刃部再生磨痕

器”分为带ワ字形侧饰、带复合ワ字形侧饰、带变形ワ字形侧饰、带业字形侧饰、带鸡冠形侧饰等几种^[9]。其中，有一件收藏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带ワ字形侧饰牙璋^[10]（图六：10，图七：10），正属于本文所讨论的“殷墟式牙璋”。但林氏把它和单齿ワ字形侧饰的牙璋一同划归龙山时代，现在看来是不可取的。邓聪结合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11]的发现，率先指出二里头牙璋所谓“张嘴的兽头形^[12]”扉牙其实是龙头，龙牙璋的制度自二里头向外传播^[13]，并梳理了龙牙璋传播过程中演变出的三种体系^[14]。

研究者曾把金沙遗址三件类似的牙璋，即C:213、L9:1、L9:2（图六：2、3、4，图七：2、3、4）归纳为“D状兽头饰牙璋”，并指出相似的玉璋在甘肃、陕西及河南几处遗址都有所发现。甘肃定西和陕西石峁的“D状兽头饰牙璋”的扉牙只有单齿，或称只有兽头的部分；四川金沙、河南桐柏月河和望城岗遗址的几件，扉牙为列齿式，由头、身、尾三者组合^[15]。流散至海外的一些牙璋，除上述林氏提到的藏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一件外，邓聪教授于2007年和2010年两次访问美国期间，在芝加哥艺术研究院和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皆考察了同属此风格的器物，进行了细致观察和拍摄。

金沙遗址出土的牙璋，大多与二里头风格密切相关^[16]，如金沙2001CQJC:261和C260等牙璋的扉牙，清晰可见与二里头1980V M3:4牙璋的龙扉牙一致，在金沙2001CQJC:6、2001CQJC:199、2001CQJC:123几件器身则见龙形象的逐渐抽象，最终演变为金沙2001CQJC:461纯粹的长

方形龙头。另有金沙2001CQJC:136，到C:668、C:82及C:628等的扉牙，可见是以二里头75YL VII KM7:5牙璋为源头的背向双龙头体系的演化过程^[17]。

金沙牙璋C:213、L9:1、L9:2皆不属于以上两种，是扉牙排列呈“1-②-②-1”的形状，以“D状兽头饰”为先，之后是两组细小的对齿，阑部凸齿作为尾部，与安阳体育学校出土牙璋形制一致，是构成“殷墟式牙璋”最重要的风格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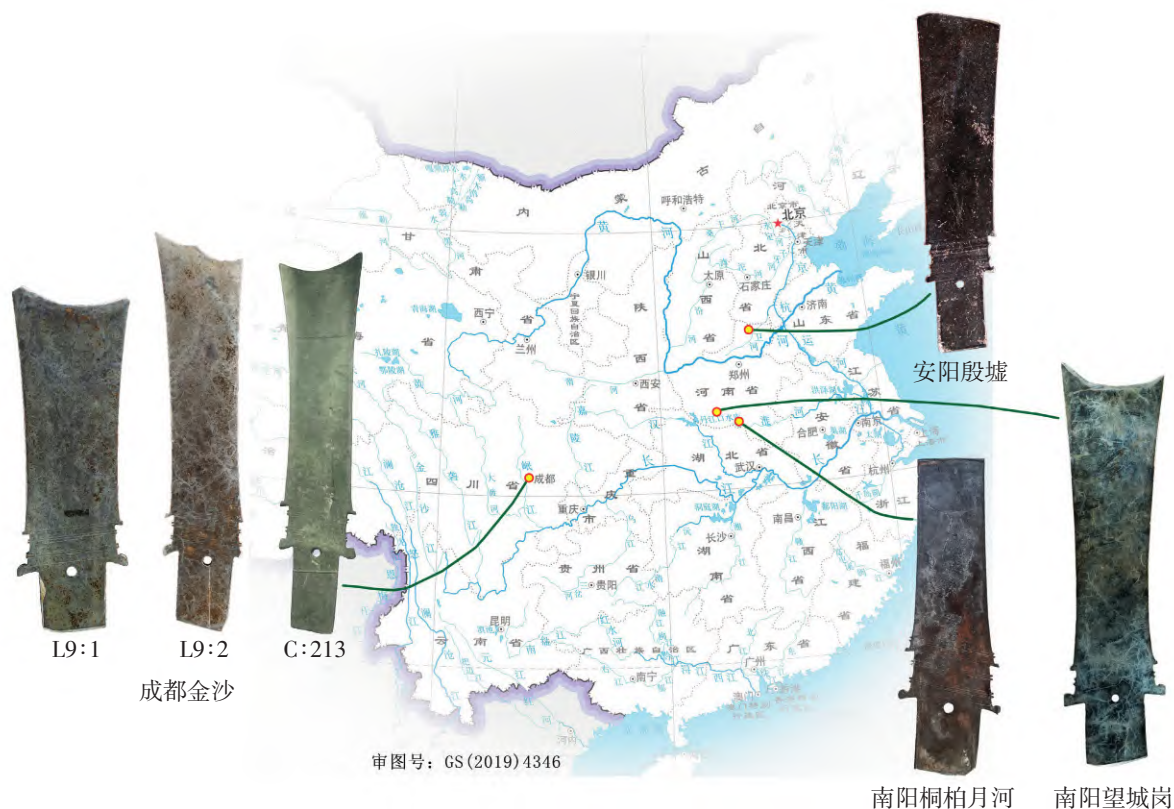
二 “殷墟式牙璋”风格分析

依据中国及东亚出土相关牙璋的特征分析，可以对同类风格器物源流等问题作探索。“殷墟式牙璋”除安阳体育学校出土这件外，另见有九件形制上与之十分相似的牙璋。从遗址出土（图四^[18]）的有五件，讨论如下。

金沙C:213牙璋系祭祀区采集发现，器身灰褐色，长34.7厘米，宽7.5厘米，厚0.5厘米。端部磨刃，两歧尖基本完整，刃沿未见明显的破裂痕及使用后的线状摩擦痕。本体两侧呈收束流线形，中部最窄。扉牙呈列齿状，以靠近柄部的一颗较大的凸齿作为兽头，中部两组细小的对齿作为兽身，阑部可组成兽尾。扉牙部分有四组直线刻划纹贯通两侧，由上而下每组刻划纹数量为2-3-3-1条。柄部呈长方形，略窄于本体，底边微斜。

金沙L9:1、L9:2两件牙璋出土于祭祀区A区南部T7903西侧⑥层一处与祭祀相关的遗迹^[19]。两者皆为深灰色软玉质地。

L9:1长29.8厘米，宽9.8厘米，厚1.17厘米。端刃呈凹弧形，两歧尖皆折断，刃沿见多处细小破裂面。本体两侧收束明显，中部最窄，至阑部又渐宽。扉牙亦由头、身、尾三部分组成，兽头椭圆形，兽身为两对小齿，尾部即阑部齿凸。器身正反两面在扉牙处有直线刻划纹组合，



图四 殷墟式牙璋出土遗址分布示意图

从上到下为2-3-3-1式排列。柄部方形，底边较直。

L9:2长37厘米，宽8.3厘米，厚0.7厘米。端刃系器身最宽处，单侧歧尖折断，由金沙其他两件对比可知，扉牙翘起的一侧对应的是短尖，所以L9:2折断处为长尖，残余刃沿亦可见多处细微破裂面。扉牙亦作“1-②-②-1”的兽头、身、尾排列。本体与柄部之间，两面有直线刻划纹组合，但与另两件不同，两面排列方式不同，一面为2-2-2-2-2-2-2-1式八组，一面为3-3-3-1式四组。柄部长方形，与扉牙相接处亦有穿孔，底边倾斜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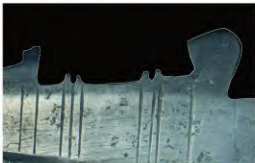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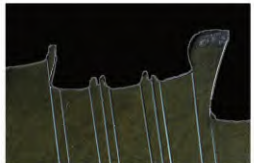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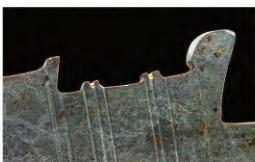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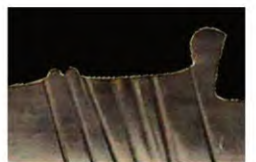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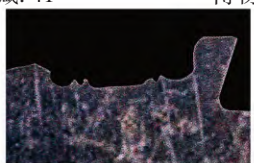
河南南阳出土两件“殷墟式牙璋”。一件发现于宛城区望城岗遗址（图六：5，图七：5），长37.8厘米，宽9.8厘米，厚0.6厘米，呈灰褐色^[20]。端刃凹弧形，内弧较浅，两歧尖完整，高度相差不大，刃沿几乎不见细微破裂面。本体与柄部分为两部分，本体两侧收束明显。扉牙呈“1-②-1”式排列，兽头为圆角方形。本体与柄部之间未见直线刻划纹贯通左右。柄部方形，底边两

侧角斜抹。

另一件于1993年在桐柏月河一处春秋大墓中出土，编号为M1:142（图六：6，图七：6），墨玉质地，长25.7厘米，宽6.2厘米，厚0.4厘米^[21]。端刃后退明显，且可见一条定位线和再生磨痕，很可能正处在上次使用崩断发生后，把不规则的断裂面截断，进行新刃部研磨的状态中。估计牙璋原来应更长，有可能超过30厘米^[22]，是一件长期使用的遗玉流传到了下葬的时期。本体两侧收束。扉牙呈“1-②-②-1-②”排列，即阑部后又附加一对小齿。扉牙处一面有直线刻划纹组合，见为3-2-4-4-1式。柄部方向，底边微斜。

另有四件流散于海外的“殷墟式牙璋”。芝加哥艺术研究院藏1950:319牙璋（图六：7，图七：7）为黑褐色软玉质，长32.4厘米，宽10.8厘米，厚0.3厘米。端刃两歧尖已被磨圆，刃沿有细微破裂面。本体两侧收束明显，中部最窄。扉牙呈“1-②-②-1”排列，系兽头、身、尾的组合。阑部齿凸较细小，一侧已折损。本体与柄部之间两面有直线刻划纹组合，为2-3-3-2式。

中原文物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河南出土	四川出土	流散至海外博物馆
扉牙形态			
	1. 安阳体育学校	4. 成都金沙C:213	7. 芝加哥艺术研究院藏
			
	2. 南阳望城岗	5. 成都金沙L9:1	8. 哈佛赛克勒博物馆藏. 41
			
	3. 南阳桐柏月河	6. 成都金沙L9:2	9. 哈佛赛克勒博物馆藏. 42
			
			10.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图五 殷墟式牙璋扉牙对比

柄部方形，有穿孔，底边倾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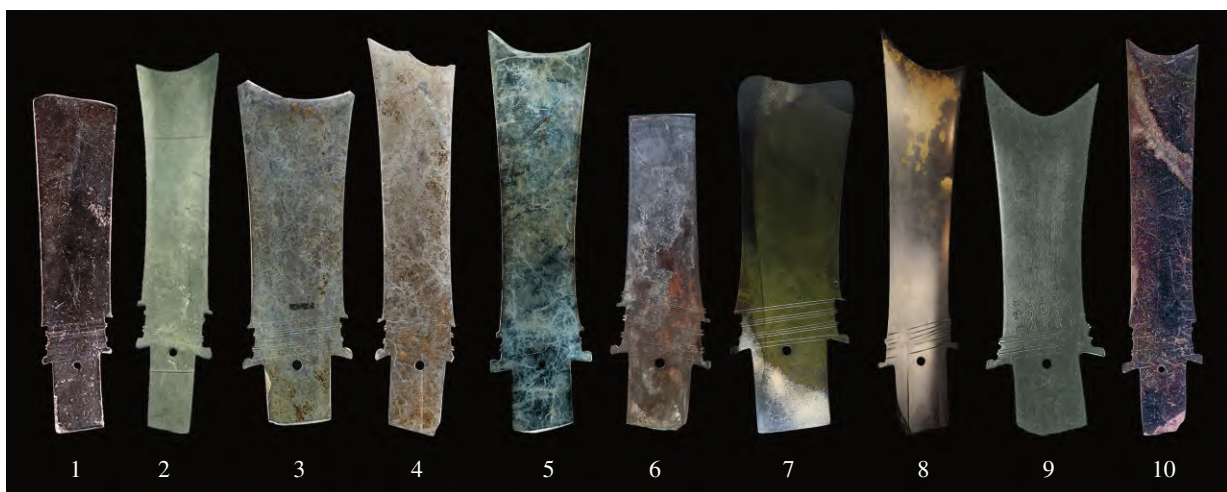
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 1943.50.41 牙璋（图六：8，图七：8）为黑色软玉质地，其表面有一块清晰可辨的褐色区域，长 37.2 厘米，宽 8.8 厘米，厚 0.6 厘米，重 318 克^[23]。端刃凹弧形，单面磨刃，两歧尖基本完整，一高一低。本体两侧收束明显，中部最窄。扉牙呈“1-②”排列，未见阑部凸齿。扉牙处直线刻划纹稍显紊乱且已有磨损，仍可分为 2-2-2-1 四组。柄部长方形，底边一侧见斜抹。

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 1943.50.42 牙璋（图六：9^[24]，图七：9）为黑色软玉质地，带有淡淡的斑纹，长 33.2 厘米，宽 10.4 厘米，厚 0.8 厘米，重 376 克^[25]。端刃凹弧形，内弧相对较深，两歧尖基本完整，一高一低。本体从刃部到中部逐渐收窄，又向扉牙处稍有变宽，一面下部近扉牙处被古董商加刻“佳十有三年春王乍赤刀子孙永宝用”十五个字。扉牙呈“1-②-②”排列，未见阑部凸齿。本体与柄部之间有 3-2-1 式的直线刻划纹。柄部方形，底边一侧斜抹。邓淑苹曾将之厘定为“龙山晚期的石峁风格”^[26]，不确。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B60J127 牙璋呈深绿色到深蓝色，长 36.2 厘米，宽 6.35 厘米，厚 0.66 厘米^[27]。（图六：10，图七：10）端刃凹弧形较浅，两歧尖完整。本体侧边相对较直，仍以中间最窄。扉牙呈“1-②-②-1”排列，系兽头、身、尾的组合。尾部齿凸已破损磨圆。扉牙处有直线刻划纹四组，系 2-2-2-1 式。柄部长方形，有穿孔，底边一侧斜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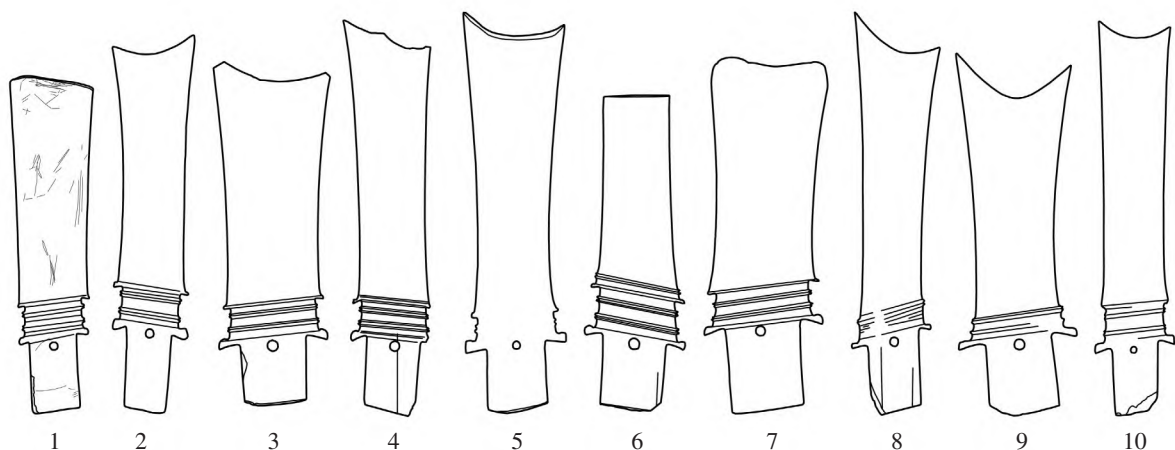
总结以上十件牙璋特点如下，并附表方便对比各牙璋异同（表 1）：

1. 器身颜色以黑色或灰褐色为主；
2. 本体与柄部可分为上下两段，柄部收窄；
3. 端刃大多可辨识出一高一低的两歧尖，呈凹弧形，完全不见深“V”形刃首；
4. 扉牙由 D 状兽头、一对或两对小齿形成的兽身和阑部凸齿的兽尾组成，多呈“1-②-②-1”排列（图五）；
5. 本体下部扉牙处，多有横向直线刻划纹组合，一组有 1~3 条线，共 3 至 8 组，以 4 组为多。其中以安阳体育学校出土牙璋制作技艺最高，是减地的凸棱弦纹；
6. 柄部常见斜抹。



图六 “殷墟式牙璋”十件

1. 安阳体育学校出土牙璋 2. 金沙C:213牙璋 3. 金沙L9:1牙璋 4. 金沙L9:2牙璋 5. 南阳望城岗出土牙璋 6. 南阳桐柏月河M1:142牙璋 7. 芝加哥艺术研究院藏1950:319牙璋 8. 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1943.50.41牙璋 9. 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1943.50.42牙璋 10.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B60J127牙璋



图七 “殷墟式牙璋”十件线图（笔者据照片改绘）

1. 安阳体育学校出土牙璋 2. 金沙C:213牙璋 3. 金沙L9:1牙璋 4. 金沙L9:2牙璋 5. 南阳望城岗出土牙璋 6. 南阳桐柏月河M1:142牙璋 7. 芝加哥艺术研究院藏1950:319牙璋 8. 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1943.50.41牙璋 9. 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1943.50.42牙璋 10.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B60J127牙璋

此外，又以金沙T7903⑥L9:1、芝加哥艺术研究院藏1950:319、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1943.50.42三件牙璋更宽，现存长宽比在3至3.19之间。而其他七件器身更显修长，大多现存长宽比在3.84至4.63之间，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B60J127牙璋则达到了惊人的5.7。另外安阳体育学校出土牙璋和南阳桐柏月河M1:142牙璋的端刃明显被长期使用造成后退，故其长宽比应更大。所以殷墟式牙璋可分出宽体和窄体两种（图八），或以比例值接近3和超过3.8为

标准。刘佳林等人统计山东龙山时期各遗址、陕西石峁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四川月亮湾遗址、湖北中分卫湾遗址等几地出土的22件牙璋，也讨论牙璋的宽体、窄体现象，得出的分界阈值在长宽比=2.91，且发现这样的分界阈值恰好对应了郑光曾把二里头V M3:4和V M3:5两件牙璋区分为不同的体系^[28]。殷墟式宽体牙璋长宽比集中在3左右的比值也和刘氏得出的2.91基本一致，窄体数量多于宽体的现象亦然。进一步说明除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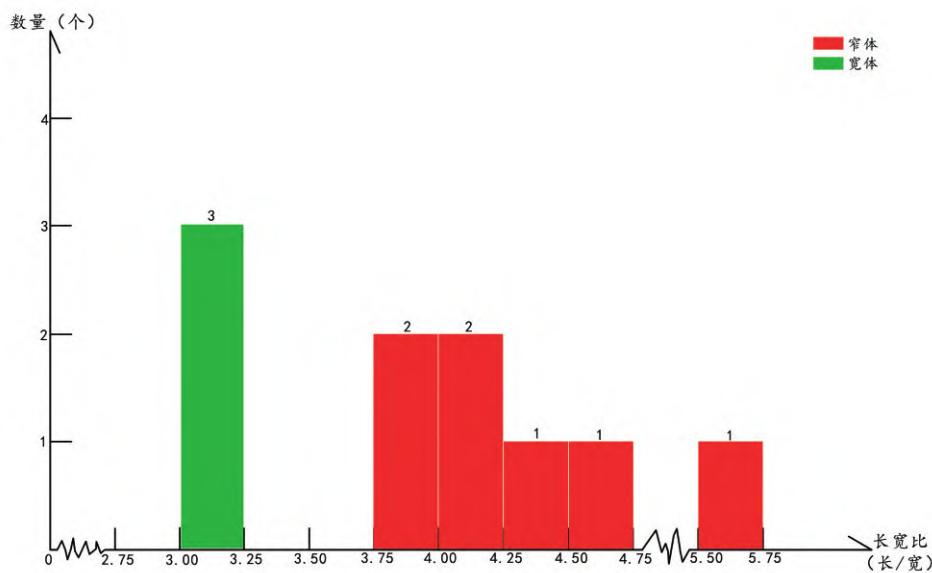
表1 “殷墟式牙璋” 细节对比

牙璋编号	颜色	长宽厚数据	现存长宽比	端刃形态	扉牙形态	直线刻划纹形态	柄部形态
安阳体育学校出土牙璋	黑色	长 28.8、刃端宽 7.5、柄端宽 4.36、本体厚 0.74 厘米	28.8/7.5 ≈3.84	端部有刃，双面磨刃，有长期使用形成的纷乱线状摩擦痕，且因磨损造成刃缘后退。现存的刃部是再生研磨形成的近似“平头形”，刃部和本体的分界线弯曲不规则，并有新的使用后的细微破裂面	扉牙以阑部的凸齿开始，中间是两组细小的对齿，最下方又有一颗较大的凸齿，若以柄部为先，扉牙排列呈“1-②-②-1”的形状	扉牙部分有四组直线刻划纹贯通左右，由上而下每组刻划纹数量为2-3-3-1条	柄部直方形，与扉牙交界处的中部有一圆形穿孔，柄宽相较扉牙宽再内收
							
金沙C:213	灰褐色	长 34.7、宽 7.5、厚 0.5 厘米	34.7/7.5 ≈4.63	端部磨刃，两歧尖基本完整，刃沿未见明显的破裂痕及使用后的线状摩擦痕	扉牙呈列齿状，以靠近柄部的一颗较大的凸齿作为兽头，中部两组细小的对齿作为兽身，阑部可组成兽尾。呈“1-②-②-1”的形状	扉牙部分有四组直线刻划纹贯通两侧，由上而下每组刻划纹数量为2-3-3-1条	柄部呈长方形略窄于本体，有一圆形穿孔，底边微斜
							
金沙L9:1	深灰色	长 29.8、宽 9.8、厚 1.17 厘米	29.8/9.8 ≈3.04	端刃呈凹弧形，两歧尖皆折断，刃沿见多处细小破裂面	扉牙亦由头、身、尾三部分组成，兽头椭圆形，兽身为两对小齿，尾部即阑部齿凸。呈“1-②-②-1”的形状	器身正反两面在扉牙处有直线刻划纹组合，从上到下为2-3-3-1式排列	柄部方形，有一圆形穿孔，底边较直
							
金沙L9:2	深灰色	长 37、宽 8.3、厚 0.7 厘米	37/8.3 ≈4.46	端刃系器身最宽处，单侧歧尖折断，由金沙其他两件对比可知，扉牙翘起的一侧对应的是短尖，所以L9:2折断处为长尖，残余刃沿亦可见多处细微破裂面	扉牙亦作“1-②-②-1”的兽头、身、尾排列	本体与柄部之间，两面有直线刻划纹组合，两面排列方式不同，一面为2-2-2-2-2-2-1式八组，一面为3-3-3-1式四组	柄部长方形，与扉牙相接处亦有穿孔，底边倾斜明显
							
南阳望城岗牙璋	灰褐色	长 37.8、宽 9.8、厚 0.6 厘米	37.8/9.8 ≈3.86	端刃凹弧形，内弧较浅，两歧尖完整，高度相差不大，刃沿几乎不见细微破裂面	扉牙呈“1-②-1”式排列，兽头为圆角方形	本体与柄部之间未见直线刻划纹贯通左右	柄部方形，有一圆形穿孔，底边两侧角斜抹
							

续表

牙璋编号	颜色	长宽厚数据	现存长宽比	端刃形态	扉牙形态	直线刻划纹形态	柄部形态
南阳桐柏月河 M1:142	黑色	长 25.7、宽 6.2、厚 0.4 厘 米	25.7/6.2 ≈4.15	端刃后退明显，且可见一条定位线和再生磨痕，很可能正处在上次使用崩断发生后，把不规则的断裂面截断，进行新刃部研磨的状态中	扉牙呈“1-②-②-1-②”排列，即阑部后又附加一对小齿	扉牙处一面有直线刻划纹组合，见为3-2-4-4-1式	柄部方向，有一圆形穿孔，底边微斜
							
芝加哥 艺术研究院 藏 1950:319	黑 褐 色	长 32.4、宽 10.8、厚 0.3 厘米	32.4/10.8 ≈3	端刃两歧尖已被磨圆，刃沿有细微破裂面	扉牙呈“1-②-②-1”排列，系兽头、身、尾的组合。阑部齿凸较细小，一侧已折损	本体与柄部之间两面有直线刻划纹组合，为2-3-3-2式	柄部方形，有穿孔，底边倾斜
							
哈佛大学 赛克勒博物馆 藏 1943.50.41	黑色	长 37.2、宽 8.8、厚 0.6 厘 米	37.2/8.8 ≈4.23	端刃凹弧形，单面磨刃，两歧尖基本完整，一高一低	扉牙呈“1-②”排列，未见阑部凸齿	扉牙处直线刻划纹稍显紊乱且已有磨损，仍可分为2-2-2-1四组	柄部长方形，有一圆形穿孔，底边一侧见斜抹
							
哈佛大学 赛克勒博物馆 藏 1943.50.42	黑色	长 33.2、宽 10.4、厚 0.8 厘米	33.2/10.4 ≈3.19	端刃凹弧形，内弧相对较深，两歧尖基本完整，一高一低	扉牙呈“1-②-②”排列，未见阑部凸齿	本体与柄部之间有3-2-1式的直线刻划纹	柄部方形，有一圆形穿孔，底边一侧斜抹
							
旧金山亚洲艺 术博物馆藏 B60J127	深 绿 色 到 深 蓝 色	长 36.2、宽 6.35、厚 0.66 厘米	36.2/6.35 ≈5.7	端刃凹弧形较浅，两歧尖完整	扉牙呈“1-②-②-1”排列，系兽头、身、尾的组合。尾部齿凸已破损磨圆	扉牙处有直线刻划纹四组，系2-2-2-1式	柄部长方形，有穿孔，底边一侧斜抹
							

中原文物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图八 “殷墟式牙璋”器身长宽比例分布图

黄河中上游石峁文化圈、二里头文化圈、四川月亮湾文化圈之外，在殷墟晚商阶段，宽体和窄体牙璋仍然会同时出现。

金沙 L9 遗迹的年代约当西周早期^[29]，安阳体育学院出土牙璋在约当殷墟四期的地层中发现，南阳桐柏月河 M1:142 是一件春秋时期才被下葬的早期遗玉。这种风格的牙璋发现不多，可能正代表了在中原核心区商周王朝玉礼制体系中牙璋的逐渐没落。同时在岭南地区及越南相当于晚商时期仍有牙璋的使用和延续^[30]，或许暗示认同这种文化符号的人群流动，此为后话。

三 余论

牙璋的发展阶段中演变出了龙山式牙璋、龙牙璋和其他形牙璋^[31]，在此基础上可继续细分出龙山式、石峁式、二里头式、殷墟式、古蜀式、古越式几种类型。其中，石峁式以林已奈夫所言“业”字形鉏牙^[32]及深“V”形端刃为显著特点，二里头式开创了牙璋本体、扉牙、柄部侧视呈三台阶状及龙形扉牙的先河，古蜀式以三星堆出土一定数量鱼嘴形或鸟形刃首的牙璋^[33]为代表，古越式则以东莞村头遗址^[34]及粤东发现^[35]的牙璋为例。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殷墟式牙璋”因目前在殷墟仅发现一件，故其命名更强调

其时代性而非地域性。

牙璋从黄河传播至长江、珠江，来到南海海岸，时间上自大汶口文化晚期一直到西周早期，流行约 2000 年。商王朝主导中原地区后，玉戈逐渐取代了牙璋在玉礼器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可见大型戈器身的改制痕迹，如盘龙城李家嘴 PLZM3:14 玉戈^[36]，盘龙城杨家湾 M11:26^[37]柄形器明显

由牙璋改制而成。到了殷墟时期，玉石戈数量以百计^[38]但极少见牙璋。这些都是“商戈代夏璋”的证明。

玉器、贝类等物品，虽不及青铜器制作需要的资源控制和人力组织更加充沛，仍是财富、礼制的象征，积攒并使用这些器物使得少数群体独占了祖先智慧和预知未来能力的途径，从而获取广泛的支持即政治权威^[39]。且玉器从起源起，就被赋予人格化社会化的功能，玉在石头中具有的特殊质地注定了玉石分化，要被古人作为沟通天地神灵的工具^[40]。

在出土文献稀少的原史时代，我们通过文字直接了解当时人思想的途径微乎其微，只能转而把目光投向例如玉石器、青铜器、精致骨角牙器等制作过程复杂、需要调动诸多社会资源参与的高等级遗物中，试图在这些不会说话的文物身上读到些许背后蕴含的文化内容。

这件几近完整的安阳体育学院牙璋与残断的妇好墓 M5:579 牙璋，且风格还影响到河南南部南阳地区并远及四川盆地金沙遗址，或许代表了文化思想演进中的一种范式——“潮汐式前进”。意识的“扬弃”，不是简单地消灭旧事物，而是既克服又保留，将其作为新阶段的一个环节^[41]。旧思想并不会真正“消亡”，只要后人能理解并“重演”它，它就仍然活在历史研究中，思想的

革新不是替代,而是在理解旧思想基础上的批判与发展^[42]。商周之交牙璋的社会属性与龙山、二里头时期想必已不尽相同,但它作为高等级价值与某种文化认同的凝结物,以一种新的风格被继续接纳,可提供我们窥探古人思维逻辑的一扇窗户。

(文中照片、线图除单独注明外,均由邓聪教授拍摄、绘制。同时感谢山东大学刘佳林、王子萱、梁峻豪三位同仁在成文过程中提供的宝贵意见。2025年5月赴殷墟考察期间,幸得刘忠伏先生详细提供安阳体育学校出土牙璋的发掘信息,何毓灵先生对殷墟出土牙璋分析给予指导和帮助,牛世山先生介绍近年殷墟新出土玉器概况。感谢各位老师!)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118.

[2] 夏鼐. 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 [J]. 考古, 1983 (5).

[3] 殷墟博物馆. 石璋 [EB/OL]. <http://www.infinitystone.cn/yinxu/page/index5-10.html>.

[4] (清) 吴大澂著, 杜斌编著. 古玉图考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38-39.

[5] 郑光. 略论牙璋 [C] // 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4: 9-17; 王永波. 邢形端刃器的起源、定名和用途 [J]. 考古学报, 2002 (2); 邓聪. 牙璋与国家制度 [C] // 牙璋与国家起源: 牙璋图录及论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1-4, 等.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殷墟铁三路89号墓的发掘 [J]. 考古, 2017 (3); 杜金鹏. 殷墟铁三路89号墓葬讨论 [J]. 江汉考古, 2024 (4).

[7] 邓聪, 栾丰实, 王强. 东亚最早的牙璋——山东龙山式牙璋初论 [C] // 玉润东方: 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4: 51-62.

[8] [12] 郑光. 略论牙璋 [C] // 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4: 9-17.

[9] [日] 林已奈夫著, 杨美莉译. 中国古代的石刀形玉器和骨铲形玉器 [C] // 中国古玉研究. 台北: 艺术图书公司, 1997: 286-347.

[10] [27] 江伊莉, 古方. 玉器时代: 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260.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 [J]. 考古, 2005 (7).

[13] 邓聪. 东亚龙牙璋 [C] // 华夏第一龙展览图录.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2012: 18-19.

[14] [17] 邓聪. 东亚视野下金沙玉璋源流 [C] // 金沙玉工 I——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29-39.

[15] [22] 邓聪. 金沙 T7903 第9号遗存玉牙璋源流考——D状兽头饰牙璋刍议 [C] // 金沙玉工 I——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211-220.

[16] 邓聪, 王方. 二里头牙璋 (VM3: 4) 在南中国的波及——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起源和扩散 [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5 (5).

[18] 地图由“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s://www.tianditu.gov.cn/>)”提供, 审图号: GS (2019) 4346号.

[19] [29]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2: 1126.

[20]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南阳古玉撷英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62、248.

[21]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 桐柏县文管办. 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 [J]. 中原文物, 1997 (4).

[23] [25] Max Loehr and Louisa G. Fitzgerald Huber. *Ancient Chinese Jades from the Grenville L. Winthrop Collection in the Fogg Art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M]. Cambridge, MA: Fogg Art Museum, 1975: 171-173.

[24] Harvard Art Museums. Jade Scepter [EB/OL]. <https://hvrld.art/205201>.

[26] 邓淑苹. “牙璋”研究 [C] // 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4: 37-49.

[28] 刘佳林, 方勤, 赵海涛, 蒋俊春, 赵孟坤, 邓聪. 二里头式牙璋在江汉地区的扩散——中分卫湾出土牙璋研究, 未刊稿。

[30] 邓聪. 牙璋与国家制度 [C] // 牙璋与国家起源: 牙璋图录及论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1-4; 邓聪. 牙璋与初期中国世界秩序的雏形 [C] // 盱眙衡今.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2017: 30-33; 谌小灵, 李岩, 王亮. 关于岭南所见牙璋的分布及相关认识 [J]. 华夏考古, 2016 (5).

(下转第176页)

- [2] 晏昌贵. 巫鬼与淫祀: 楚简所见方术宗教考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27-28.
- [3]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 包山楚简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58.
- [4] 汤余惠. 包山楚简读后记 [J]. 考古与文物, 1993 (2); 李零. 中国方术考 (修订本)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291.
- [5] 陈伟. 包山楚简初探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176.
- [6] 蔡丽利. 楚卜筮简文字编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5: 1948.
- [7]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 包山楚简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36、58; 史志龙. 先秦社祭研究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3: 133.
- [8] 陈炜湛. 包山楚简研究 (七篇) [C] //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 [9] 宋华强. 新蔡葛陵楚简初探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225;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 (六)·包山楚墓竹简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4: 88.
- [10] 蔡丽利. 楚卜筮简文字编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5: 234-235、613.

- [11] 刘信芳. 楚简帛通假汇释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389.
- [12] [清]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218.
- [13] 晏昌贵. 巫鬼与淫祀: 楚简所见方术宗教考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27-28; 赵晓斌. 荆州枣林铺楚墓出土卜筮祭祷简 [J]. 简帛, 2019 (2); 赵晓斌. 荆州枣林铺彭家湾 183 号、264 号楚墓出土卜筮祭祷简 [J]. 出土文献, 2022 (1).
- [14] 陈伟. 楚简册概论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2: 270.
- [15] [梁] 萧统编, [唐] 李善, 吕延济, 刘良, 张铣, 吕向, 李周翰注. 六臣注文选 (全三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616.
- [16] 陈伟. 楚简册概论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2: 271.
- [17]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 包山楚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336-337.

(责任编辑: 向祎)

(上接第 91 页)

- [31] 邓聪. 牙璋与初期中国世界秩序的雏形 [C] //盱眙古今.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2017: 30-33.
- [32] (日) 林巳奈夫. ㄅ 字形侧饰付细长型 [C] //中国古玉の研究. 东京: 吉川弘文馆, 1991: 485.
- [3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星堆祭祀坑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
- [34]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东莞村头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 [J]. 文物, 2000 (5); 李岩, 姜欣利. 东莞村头遗址出土璋类器物浅识 [C] //东莞市博物馆藏玉器.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140-143.
- [35] 邱立诚, 曾骥, 张季怀. 广东揭阳先秦遗存考古调查 [J]. 南方文物, 1998 (1).
- [36] 2025 年 7 月, 笔者与湖北省博物馆合作, 观察并拍摄到 PLZM3: 14 玉戈的改制痕迹。
- [37] 张昌平, 郭伟民.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0·湖北湖南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51; 苏昕, 荆志淳. 盘龙城 (1995~2019)·三·玉石器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4: 62.

- [38] 丁思聪. 殷墟玉戈类器研究 [J]. 殷都学刊, 2015 (4).
- [39] 张光直著, 刘静, 乌鲁木齐加甫译. 艺术、神话与祭祀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6: 90-102.
- [40] 郭大顺. 关于渔猎文明的几点思考——观摩小南山玉器有感 [J]. 北方文物, 2025 (2).
- [41] (德) 黑格尔著, 先刚译. 黑格尔著作集·第 3 卷·精神现象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84-107.
- [42] (英) 科林武德著, 扬·冯·德·杜森编, 何兆武, 张文杰, 陈新译. 历史的观念 (增补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78-302.

(责任编辑: 赵静)